

(杂谈)

读《陋室铭》所想到的

文 | 李章军

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的《陋室铭》曰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：‘何陋之有？’”

《陋室铭》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洁身自好、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。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情操，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。

作者“安贫乐道”的精神境界，就是在生活清贫、壮志不酬的情况下，亦能思想安稳、不忧不惧，恪守道义。它所强调的并非贫穷就好，而是在不得志、生活艰难、事事不如意的环境中应该抱有的人生态度。

曾读过一些贪官的《忏悔书》，发现他们写的相似的地方，就是早年家里很贫穷，都因此把贫穷作为日后贪腐的一个主要根源。对于这些贪官来说，早年家里贫穷可能是事实，但并不是贪腐的原因。贪官落马后又都从贫穷那里找原因，恐怕要么是到头来还没明白为什么会滑入贪腐泥淖，要么就是通过这种想当然的逻辑试图获得理解，从而放弃对灵魂深处的反思与忏悔。

有的人觉得曾经贫穷容易贪污腐化。其实，贫穷不是罪过，也不是一个日后腐化变质的理由。相反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“贫穷是一笔财富”，正是贫穷使自己学会了珍惜生活、甘于平淡。俗话说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正是贫穷砥砺了他们顽强、勤劳、发奋的品质。与贪官不同的是他们善修德、勤养性，能够抵制诱惑、克制欲望。

孔子的一生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重德讲道，一生心态平和，宠辱不惊，尤其在穷困潦倒、处处窘境之时，更是泰然自若，精神达观。究其奥秘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“安贫乐道”。

“安贫乐道”给我们的启示是：面对命运，困境之中要学会坦然面对客观现实，不忧不惧，随遇而安。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

雨夜



文 | 吴付伦

给茫茫的夜空披上了凉凉的外衣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
风也来凑热闹
一会儿把树枝狠狠地摔打在地
一会儿把地上的枝叶打个涡旋到空中
给雨夜增加点儿舞蹈的气氛
雨水在空中漫步
打在窗上门上玻璃上又跳在地上
弹奏着不同的乐曲

夜色阑珊
到处充满诱惑
望着美丽而凄凉的雨夜
思绪泛出淡淡的
夹杂着生命缕缕青丝
记忆里的点点滴滴
突然跳出鲜活的多彩
展现着美丽的氣息
好一个浪漫的雨夜
凉凉中透着清爽
沉淀着一份淡淡的情怀
渗进甜甜蜜蜜

游天门山

文 | 董敏伟

我不是一个不速之客
你不是一个传说
当你的声名成为一件信物
我就是你脚下一名虔诚的信徒

让我飞起来吧
就像一支不断起伏的浮标
在你博大的怀抱里
成就永不满足的向上攀越

我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
你不是一个传说
当你巍峨的躯干直插云霄
当你千年的修炼将天圈成一个圆

当你悬空的极限托起我
永不屈服的心灵
我欣慰，我已是你新的朋友

民主接待日安排

参加接待公司领导：
张晓东(太钢集团团党委常委、总会计师)

参加接待有关部门：
公司工会、公司纪委、公司办公室、安全生产管理部、人力资源部、系统创新部、法律事务部、房地产开发公司、太钢医疗公司、离退休职工管理部、保卫部、福利总厂

接待时间：
9月26日(星期二)14:00

接待地点：
太钢工人俱乐部一楼接待室

江海河犹豫片刻作出决定。

短暂的犹豫是因为情况不同，往常就像煮饺子，白花挤成一片，顺手关掉水门目标也不大。现在澡堂里就他们三人，关掉水门，傻子都能破了案。重要的是对面的哥们比自己高出整整一头，面圆耳大，膀大腰粗，面色青黑，络腮胡须密密匝匝，垂下半尺来长，大号珍珠项链挂在胸前，杀气腾腾宛如“鲁达”再世。再看“鲁达”的伙计更是威风凛凛，眼光如寒星，弯眉如刷漆，胸肌分明，块块凸起，两条飞龙盘在粗壮的胳膊上，胸脯上汗毛如钢针，分明就是景阳冈打虎的“武二郎”。再看看自己，身材矮小，瘦骨嶙峋，整个一索马里难民。力量悬殊太大，有风险啊！江海河的担心、害怕是有根据的，上班这么多年，因为关水门发生冲突不下几十次。

江海河的老家在西北的荒原里，萧瑟荒凉，一年四季干旱无雨，在乡亲们眼里，水比油贵，没有油能活，没水难活。全村人就指望望着黄土山下一口水井，水井似乎和他们开着玩笑，时而水满时而见底，江海河有时能挑着水，有时等一天也白搭。

村里的男人一生只洗两次澡，女人比男人多一次。啥时候能跳进浴池，痛快淋漓地洗个澡，想泡多久就泡多久，想咋洗就咋洗，把皮肤洗得白白净净、香喷喷，成了江海河梦境里出现频率最高的镜头。江海河十八岁顶替父亲到了工厂，第一次泡在浴池里，第一次站在淋浴下，他浑身颤抖，偷偷地品尝从头顶倾泻而下的温热清水，甜到心里。他无法承受这美妙绝伦的感觉，这感觉胜过幼年吮吸母亲的乳汁的安详，胜过将亿万子孙泄在山坡顶上的快感，胜过地头土豆一卖而光的喜悦，甚至胜过第一次亲吻枣花的甜蜜。他无声地哭了。洗澡对他来说是件幸福的事，比起晒着太阳扭着一片片黑痂的乡亲们，他已经到了天堂。

“鲁达”背对着江海河，拿着搓澡巾在“武松”宽阔的脊背上横七竖八地使着劲，俩人不知说什么，哈哈大笑。一股清流寂寞地倾泻而下，激起无数散碎的晶莹剔透的珍珠，江海河的心疼起来，下山挑水的艰难，一盆水从早到晚变得黏稠浑浊都不忍倒掉的场景又一次浮现。他常常想：这甜丝丝的清水如果能流到乡亲们的水缸里，脸盆里，锅碗瓢盆里，最好能流到干涸

(小说)

默斗

文 | 王虎山



的水塘里，该多好！乡亲们能放开肚子，喝口清冽冽的甜水水，也都痛痛快快地洗个清水澡，把刻在皱纹里的黑泥、藏起来的黑痂通通洗掉，洗过的水浇了地，来年一定有个好收成。哗哗的流水刺痛了江海河，热血蹭地窜上脑门，管他梁山兄弟还是绿林好汉，他几步跨过去，关掉了水阀，无畏流淌的清流戛然而止，江海河舒畅了。

“鲁达”面无表情地盯着江海河，缓缓地打开水门，还没等那股清流流到地面，他又打开了一个水门，一个接一个，动作迅速而沉稳，几十个水门涌出的股股清流在巨大的压力下犹如骏马奔腾，声势浩大地冲击着江海河呆呆的眼神。“鲁达”歪着脑袋，眯着眼，叉着腰，两只大脚交叉着，背靠着墙欣赏着自己的杰作。这是江海河没料到的结果，他想着“鲁达”最多恶狠狠地瞪他一眼，或者说一句你：他娘的有病了。挨骂已经习以为常，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和消化了。现在怎么办？“鲁达”分明向自己示威，甚至是挑衅，他在嘲笑，在讥讽，像一个大成人观看给孩子设下的圈套。江海河突然冒出一想法：“武松”能够挺身而出拯救这尴尬紧张的局面。他知道“武松”是“鲁达”的领导，既然是领导，总得有救民于水火的高风亮节，何况这小小的场面。“武松”看看江海河，又看看“鲁达”，摇摇头苦笑了几下，低头刷起了牙，丝毫没有化解的意思。江海河失望了，他在心里朝“武松”吐了一口。眼看汇集成河白白流走的清流，他的心都碎了。娘的！就是挨顿打也要关掉水门。

江海河没有“鲁达”的从容，他有点害怕，万一打起来连个帮忙拉架的都没有。

自己就是一盘豆芽，无论凉拌还是热炒都是人家嘴里的一口菜。不能不防，他沿着墙壁快速移动脚步，双手用力地把水门一关到位，同时用余光紧盯着“鲁达”，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心里盘算着，如果“鲁达”突然袭击，自己该怎样应对。脑浆子想干了也没有办法，最多打一架，有啥了不起，又不是没有打过架。当年村里的二狗子欺负枣花，自己一个大背跨就把二狗子摔了个狗吃屎。可眼前的“鲁达”不知比二狗子强壮了多少倍，打过打不过，也不能怂，男人最起码得敢亮剑。江海河把每一块肌肉绷得紧紧的，浑身的力气凝聚起来，准备好了，梁山好汉，放马过来。

江海河想多了，“鲁达”没有袭击他，而是直挺挺站在那里。“鲁达”两眼瞪成铜铃，白森森的牙齿咬着上嘴唇，半尺长的黑须向前根根直立，青黑的脸膛变成锅底，双臂紧紧地抱在胸前。俩人对视着，谁也不说话，就像两个绝世高手站在华山之巅，任凭风吹雨打也岿然屹立，他们拼的是由内而出的气场，拼的是谁的眼神在对方的逼使下黯然垂落。时间在此刻被冷冻，一切世事繁华都被隔绝。江海河心如止水，面带淡淡的微笑，眼神纯净得没有一点儿杂质，仿佛回到山村的清晨，连绵起伏的荒山空旷苍凉，腥湿的泥土味儿带着晨风清新如怡。他喜欢这样的味道，这味道里有他儿时的无忌、少年的欢愉、青年的叛逆与桀骜。每次回到家乡，闻到这熟悉的味道，他的心就像此刻安静平和。

“鲁达”忍受不了江海河嘴角淡若清风的微笑，更让他生气的是在江海河的眼里看到了自己。他用右手食指狠劲儿

地指了指江海河，转身打开水门，用力抠挖着头顶稀疏的头发，揉搓着前胸后背，香皂泡四处飞溅，珍珠项链惊慌地上下翻飞。

江海河还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。赶紧洗，过点就停水了。江海河给自己定了规矩，洗澡先接杯水刷牙，然后头上挤点儿洗发水，连头带脸和身体都在洗发水的泡沫下搓洗干净，最后在淋浴下快速冲洗。

江海河以为风平浪静，没想到“鲁达”正酝酿一个阴谋。江海河用白色的泡泡把身体整个包裹起来，伸手寻找水门的时候，两只胳膊铁箍似的把江海河凌空抱到澡堂的中央，拉着他快速旋转了十几圈。这是江海河的软肋，他从小就晕车、恐高，哪能受得了？除了天旋地转，没有消化的早饭也作怪，时不时往上翻涌，最让他难受的是双眼渗进了洗发水，疼得眼泪哗哗直流，又不敢用手擦抹。

世界黑了，倾斜了，颠倒了。

江海河知道这是“鲁达”使得坏，他能想象“鲁达”和“武松”正悠闲地看他的好戏，他明白，只要服软求饶，就会有一只手把他拉到水龙头下。他不能认输，认输就意味着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自己败了。坏了！脚上的拖鞋不知去了哪里，地面湿滑的就像抹了一层油，江海河在眩晕中失去平衡，重重地摔倒了，这一跤摔得毫无防备，膝盖胳膊骨火辣辣地疼，他想爬起来，不愿意让“鲁达”和“武松”看笑话，思想支配躯体，可惜思想准确无误地传达了信息，躯体只是稍微地蠕动了一下。

“梁山好汉”踢里踏拉地走了。澡堂里只有江海河痛苦的喘息和滴滴答答的水声。该死的两个蠢货，下辈子没水喝，渴死你们。如果不是地面冰冷腥臊，江海河真想多趴一会，他娘的太疼了。他慢慢地爬起来，弓着身子，双手向前探着，朝一个方向小心翼翼地踱过去，摸到水管，打开水门，一股清流瞬间轻柔曼妙地爱抚了他。他站在水下，一动不动，就像荒原上那棵孤独挺立的白杨，任由温暖的清流滋润每一寸肌肤，凌乱不堪的思绪顷刻间春暖花开，清泉潺潺，鸟语花香。

走出澡堂，江海河透过细细的一条缝看到“武松”和“鲁达”犹如两座铁塔挡住了去路。